

# 哲学语法



## 主题索引

### 第一部分 命题，命题的意义

—

1. 人们怎样才能说“理解”和“不理解”一个命题呢？直到命题被理解之前，它肯定不是一个命题吗？
2. 理解和记号。弗雷泽反对形式主义者。理解就像看一幅画，使所有的规则变得更明确。因此画本身就是一个记号，一种算计。“理解一种语言”——就是理解符号论。  
语言必须是不言而喻的。
3. 人们可能说：意义脱离了语言。  
另一方面：“你的意思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  
当我们意指（不是刚才说的）某些词时，似乎对我们而言，好像某些东西和这些词有关系。
4. 比较一下对一段音乐的理解：作为对这段音乐的解释，我只能把这段音乐画面翻译成另一种事件的画面——为什么恰好是这幅画面呢？比较一下对一幅画的理解。或许我们只看到点和线——“我们不理解这幅画”——以不同的方式看一幅风俗画。
5. “我理解这个姿势”——它告诉我一些东西。我们可能发觉，在一个句子里，一个词一会儿和这个词相关，一会儿又和另

一个词相关。

“一个命题”可能是以其他方式加以理解的东西，或者是理解本身。

一个句子来自我还没有阅读的一个陈述的中心。

理解的概念是一个流动的概念。

6. 一个在一组密码中的句子：理解是在翻译的时候开始吗？  
组成一个句子的词是任意的；因此我可以用字母取代它们。  
但是我现在不能立即以新的表达方式去思考句子的意义。  
我们只能不完全地表示我们的理解的观念：理解的表达发现了某些本质上不能表达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更完整的表达是毫无意义的。
7. 那么一个表述的意义标准是什么呢？一个关于在两个语言表述之间的关系的问題。有时翻译成另一种表现方式。
8. 为了能够处理一个句子，我们必须理解它吗？如果“理解一个句子”就是以某种方法处理它，那么理解可能并不是我们处理它的先决条件。——当我突然理解了其他人时，这里发生了什么？这里存在许多种可能性。
9. 在命令及其执行之间并不存在漏洞吗？“我理解它，但只因为我给它补充了一些东西，即解释。”——但是，如果人们说“任何句子都需要一种解释”，那么这就是说：没有附录句子就不能被理解。
10. “理解一个词”——就是能够使用它。——“当我说我会下棋时，我当然真的会下棋。”我怎样知道我会呢？我的回答将由我使用“会”这个词来证明。  
人们把“会”称之为一种“状态”。“描绘一种状态”可能意味着各种事情。——“我不可能在头脑里立刻就有关于一个词的全部用法。”
11. 事情和现在的理解无关。——当一个会下棋的人观看别人

下棋时，一般来说，他的举动总和那些不会下棋而在看棋的人不同。但是，这种经验并不是有关规则的知识。——对于语言的理解似乎就像一种背景；就像可以增值似的。

12. 我们什么时候理解一个句子？——我们什么时候完整地说出它？或者在我们说它的时候？
13. 当某人以各种意义解释或理解一个记号时，他所做的就是采取一个算计的步骤。——人们把“思想”理解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伴随说出一个句子；但是，也许句子本身就在语言体系之中。

## 二

14. 语法作为（例如）否定的几何学。  
我们可能说“否定的特点就是两次否定产生一个肯定”。但是，否定的规则并不是描述否定，而是构成否定。
15. 几何学很少谈论立方体，就像逻辑很少谈论否定一样。  
好像人们能够从否定即“ $\sim\sim p$ ”就是  $p$  中得出意义。
16. 说“玫瑰花是红的”这句话中的“是”与“2乘2是4”中的“是”有不同的意义，是什么意思？这里，我们有一个词，但是，似乎是单一平面的各种不同的意义体，即构成句子的各种可能性。比较一下玻璃立方体。红色方面的排列规则包含各种可能性，例如，立体的几何。立体可能同样有助于作为标志，如果它属于一个命题体系。
17. “否定符号的语法可能性。”记号  $W-F$  可能说明了“不”的意义。写下来的记号变成了否定的符号，只是通过它活动的方式，即在游戏中使用它的那种方式。
18. 如果我们从一种符号或一种类型中得出几何命题，那么类型在游戏中起符号的作用。我们在不同的联系中反复使用立体的记号。我们认为正是这种符号才是立体的，在其中，

几何规则已在那里了。

19. 我的早期意义概念就来自最初的语言哲学。——奥古斯丁论语言的意义。他描述了对我们的语言的一种算计，只是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一切并不是这种算计。
20. 好像词同样没有完全不同于桌子、椅子等命名的功能——这就是坏的表达的根源：事实是对象的复合。
21. 在一种我们熟悉的语言中，我们体验到言语的不同成分是不同的。只有在一种外语中，我们才清楚地看到词的统一性。
22. 如果我决定用一个新词取代“红色”这个词，那么怎么证明这个新词占据了“红色”这个词的位置呢？
23. 一个词的意义：它的意义的解释所解释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意义”所指的是一种特殊感觉，那么意义的解释就可能是一个原因。）
24. 解释可以清除误解。在这种情况下，理解就是解释的一种相互关系。——定义。似乎一个词的其他语法规则必须来自这个词的指示定义。这个定义真的是明确的吗？为了理解这个定义，人们必须深刻理解一种语言。
25. “形状”、“色彩”这些词的定义规定了词的使用方法。在任何语言的语法中，指示定义起不同的作用。
26. 我们怎样根据这个定义来理解词呢？某人理解一个游戏的标志是什么？只通过观看游戏的进行，他不可能学会游戏吗？学习和说并没有明确的规则。我们总是根据规则比较语言和游戏。
27. 我给予身体、形状、色彩、长度的名称始终都有不同的语法，名称的意义并不是我们所指的东西，当我们给名称一种指定的定义时。
28. 像“也许”这个词的意义在哪里？我知道如何使用它。当有

人向我解释“我完全不理解”这种计算时，情况是类似的。

“现在我知道如何继续了。”我如何知道我知道怎么继续？

29. 意义真的只是词的使用？意义并不是像这种使用和生活吻合那样的方法吗？

30. “好的”、“啊”、“也许”这些词，每一个都可能是一种感觉的表达。但是，我并不把这种感觉称之为词的意义。

我可以用语调和姿势代替感觉。

我还可以把词（例如“啊”）本身当成姿势对待。

31. 从同一韵律说一种语言。

在一个工具箱里，各种工具之间的关系。

“一个词的意义：它在语言的算计中的作用。”想像一下我们如何用“红色”这个词所作的算计。于是“啊”这个词——现在和算计相对应吗？

32. 我们来描述关于球的游戏。也许人们不愿意把某些球戏称为球戏；但是，显然这里并没有划出界线在哪里，我们从单方面的观点来考察语言。

对于一个词的目的或作用的解释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对于词的意义解释。一个词根据它的作用，不可能被其他词取代；就像一个姿势不能为其他姿势取代一样。——我们只关切所谓的意义的解释，而不关切任何其他意义上的意义。

33. 我们的句子并不是机械论的组成部分吧？就像在一架自动钢琴上那样？但是，如果事情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呢？记号的意义（钢琴的琶音的不足）不是目的而是作用。它们的目的在于机械论内。

我们需要一种解释，它是算计的一部分。

“符号就是产生这种效果的东西”——我怎么知道它就是我所指的东西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彩色表格：于是我们的算计必定借助于鲜艳的彩色图样继续前进。

34. “如果我们给笔筒一个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它。”这种理解包括它的应用的全部体系吗？

当我理解地阅读一个句子时，有些事情就发生了：也许一幅画进入了我的记忆。但是，在我们说“理解”之前，涉及到无数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读这个句子的前前后后。

当我不理解一个句子时，——那么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发生不同的事情。“理解一个句子”——那是无限的各种各样的。

- 35 我们所谓的“理解”并不是一个过程，而或多或少是一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实际使用的一种熟悉的语言为背景。——我们认为：如果我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使用“理解”这个词，那么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必定发生同样一些事。现在，概念一词的确证明了一种亲属关系，但是，这不一定是特性或要素的共性。——“游戏”这个概念一词。——“借助于‘知识’，我们所指的是这些和这些过程，以及相似的东西。”

### 三

36. 如果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希望通过规定的规则来管理词的使用，那么在词的变化不定的用法旁边，我们提出一种不同的用法。但是，这里和在物理学中给自然现象一种简单的描述不同。似乎我们并没有说到可能和理想语言有关的东西。
37. 如果我们认识人们在其中活动，那么我们就理解了一幅风俗画。如果这种认识并不容易得出，那么有一个由类似的认识过程伴随的怀疑时期。如果另一方面我们一开始就理解了这点 那么我们就很难说 理解 ——某种再认识——就在这里。并不存在一种人们可以称之为再认识的东西

发生。

如果我想说“我是这样理解它的”，那么“这样”就变成了一种不同的表达。或者它是一种不及物的理解？

38. 忘记一个词的意义、不同的情况。人们发现，当他注视蓝色对象时，在“蓝色”这个词和色彩之间的联系已经被打断。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保存这种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单一规定的现象联结起来的，而是可以表现在非常不同的过程中。我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根本没有理解这回事，而只有理解的表达？——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
39. 一个指示的定义怎样发挥作用？它总是在使用词时才发挥作用吗？定义作为算计的组成部分只在被使用时才起作用。
40.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说“他理解‘蓝色’这个词”？在什么情况下，他可以这么说？或者说，他已经理解了它？  
如果他说“我只是偶然拾起这个球，我不理解这个词”，那么我们应该相信他吗？“如果他说他不理解这个词，那么他不可能是错的”：一个对阐释“我不理解这个词”的语法的评论。
41. 我们称理解是一种精神状态，并把它描述为一种假定的过程。——比较精神过程的语法和脑过程的语法。  
在某些情况下，不仅我们从其他所要求的东西中选出一个红色的对象，而且我们可能给“红色的”这个词指示定义，这两种情况都被认为是理解的标志。  
这里，我们对大声说出来的（或写下来的）思想和想像中的思想之间的区别不感兴趣。  
我们所谓的“理解”并不是证明我们理解的行动，而是一种状态，这种行动是这种状态的标志。
42. 我们可以只把说话的规则称为“理解的标准”，或者也可以

只把使用试验称为“理解的标准”。或者我们可以认为说话的规则是人们可以做某些事而不是说出规则的一种象征。

理解 = 让一个命题自己运作。

当人们回忆起一个词的意义时，回忆并不是人们一下子就想起来的精神过程。

在同样情况下，理解的心理过程就像算术的三个对象。

43. 一种理解、一张图表只能这样来使用，人们首先查阅它们，然后在头脑中查阅它们，最后好像它们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对于作为我们现在行为背后的原因或历史的规则不感兴趣。但是，规则可以是一个先决条件，或者它本身可以进入游戏行动中去。

如果人们在提出所要求的规则表的游戏者那里设定一种配置，那么这种配置是一种类似于生理学的配置。在我们的符号论研究中，没有前景和背景。

44. 我们对符号中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体现在符号语法中的东西。

#### 四

45. 符号的指示定义并不是语言的应用，而是语法的组成部分。

某种类似于从一种姿势语言翻译成一种词句语言的规则的东西。——所有比较命题和实在的必然条件都是属于语法的东西，即命题意义的所有必然条件。

46. 我们的语言是由原初的符号（姿势）和从属符号（词）构成的吗？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用姿势取代一个普通的句子。

“为了定义一个符号，我们必须超出读写符号，这是偶然的吗？”——但是，毫不奇怪，我可用书写符号做一切事情吗？

47. 我们说，一个红色的标签是红颜色的原初标志，而词则是从

属的标志。——但是，一个法国人必须有一个红色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当他理解我所解释的“红色 = 胭脂”时？

48. 原初的符号不会被误解吗？人们能够说，他们一定不会再次被理解了吗？

49. 可以对彩色图表作不同的排列或不同的使用，而词却意味着同样的色彩，就像对我们一样。

一个绿色的标签能做红色的样本吗？能够说，当某人在画绿色色调时，他是在复制一个标签的绿色吗？

一个样本不能像一个名字那样加以使用。

50. “复制”可能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比较方法。我们不理解“这种色调可能是这种音调的复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谈论联合规划方法是毫无意义的。

51. 我们可以说，我们通过符号互相理解，是否我们现在使用词或样本，但是，根据词活动的游戏不同于根据样本活动的游戏。

52. “必定存在某种阅读图表的规律。——否则人们怎么会知道如何去使用图表呢？”——指出如何去理解乃是人的本性。

图表并不强迫我始终用同样的方法去使用它。

53. 根据“红色”这个词人们能找到某种红色的东西吗？人们这么做时需要一个形象记忆吗？

一个命令。他实际命令我们：“现在就做根据你的回忆你当时已经做过的事吗？”

如果颜色样本比我昨天记得的更暗了，那么我没有必要纠正我的记忆。

54. “根据记忆涂抹你的房门的颜色”，并不比“根据你在这张图表上所看到的涂抹绿色”更片面。

我看见花的颜色并认识了它。

即使我说“不 这种颜色比我在那边看到的颜色更明亮”那么仍然不存在比较同时出现的两种色调的过程。

我们想一下根据书写的文本（或者听写）的大声朗读。

55. “为什么在发出这个命令时你选择这种颜色呢？——“因为在我的图表中这种颜色和‘红色’这个词相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下面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你为什么把图表中的‘红的’颜色称作‘红的’这个词的对立物？”

“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由词的定义形成的，——它们属于语法。

56. 我们使用一种姿势语言和那些同我们没有共同词汇语言的人们进行交往。我们在这里认为还有必要超出这种语言之外去解释它的符号吗？

对象和名称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符号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你认为这种相互关系是一种心理学关系，那么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

57. 某人以 1:10 的比例复制了一幅图画。对这幅画的一般规律的理解包含在复制过程中了吗？

或者说，这种过程只和这种规律相一致，但是也和其他规律相一致吗？

58. 虽然我的笔并不始终公正地处理模型，但是，我的目的始终公正地对待它。

59. 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符号现象发生在心灵中而不是在纸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于符号的解释可能取代了符号本身——和对因果的解释的对比。

60. 阅读。——从原文得出的翻译可能也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过程。

始终描述的是在其中使用符号的体系。

如果“精神”过程可能是真的和假的，那么它们的描述同样一定可能是真的和假的。

61. 任何从命令得出行动的情况都和书写得出的结果一样。

“我写下 16 这个数字 因为这里存在 ‘ $x$ ’。”

这里似乎有某些原因正在起作用，但是那可能是“原因”和“结果”的混合。

## 五

62. “这应该是他。”全部叙述的问题都包含在他之中。

我制定一个计划：我看见我自己如此这般地活动着。“我如何知道我是活动着的我呢？或者：我如何知道‘我’这个词代表我呢？”

错觉，即在思想中对象所做的就是命题关于它们所说的。

“我指的是奥斯特里茨的胜利者”——这里，似乎提出一种描绘的过去的形式是迷惑人的。

63. “人们如何思考一个命题？思想怎样运用它的表达？”

让我们比较一下信仰和命题的表达：在喉头的过程伴随着只引起我们兴趣的已说出的句子——并不是机械论的组成部分，而是算计的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我们无法在事后描述思想，因为对我们来说，这种微妙的过程已经过去了。

思想的作用是什么？它的效果并没引起我们注意。

64. 但是，如果思想只存在于写和说之中，那么为什么机器不去做这件事呢？机器可能有病？

说思想是我们精神的一种活动，就像书写是手的一种活动一样，是对真理的一种讽刺。

65. “思维”、“语言”是流动的概念。借助于“精神过程”这个词，人们将区别“经验”和“物理过程”或者我们谈到“无意识的

思维”——在精神模型中的过程；或者人们认为“思想”这个词和“一个句子的意义”同义。

66. 这样的观念：一种语言和其他语言相比有一种词序，这种词序和思想的秩序相对应。

我们在一种规定的语言中所表达的似乎是意义的污染吗？他在一个规定的数字体系中记录的  $25 \times 25 = 625$  这个命题的严格性和纯粹性受到了损害吗？思想只能是某种完全土里土气的东西。但是，我们受这种概念影响，就像受某种数字概念影响一样。

67. 人们在想什么？

不存在像“思想实验”这种东西！我认为，如果人们在造锅炉时不计算，那么锅炉在蒸气过压时就会爆炸。事实上爆炸的可能性很少。相信火会烧着我就像相信恐惧会烧着我一样。

68. 我的设想：这个房屋不会倒塌，可能是一个命题的表述，而这个命题是一种计算的部分。被认为是这种设想的根据的那种东西规定了这种算计。——算计因此也是我们任意选用的东西吗？就像对火的恐惧一样，同样不可能。

## 六

69. 什么是一个命题？——我们有一个关于命题的普遍概念吗？

70. “当一个新命题在一种语言中被采纳时，会发生什么呢？——一个命题存在的标准是什么呢？”

在这里，数字概念很像命题的概念。另一方面，基数概念可能被称为一种严格限制的概念，就是说，它是一个有不同词义的概念。

71. 我们所拥有的概念“语言”不同于我们已学会的语言。——

“但是，语言能够扩展”如果“扩展”在这里有意义，那么我现在一定可以说明我是如何想像这种扩展的。

符号引导我们时不会超出它自身。

每种新构成的语言都会扩大语言的概念？——和数的概念进行比较。

72. 普遍性的非规定性并不是一种逻辑的非规定性。

哲学的任务并不是去创造一种理想的语言，而是澄清现在对语言的用法。允许我使用“规则”这个词而没有事先把词的规则列表。——如果哲学和关于所有计算的计算概念有关，那么可能存在一种元哲学。但是它并不存在。

73. 我们所说的一种游戏的规则，不可能是一种规定的特性，即一种规则的特性。——和“词”、“图本”及某些其他词相对，我们使用“规则”这个词。

74. 我们通过例子学会了“植物”这个词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考虑假定的安排，那么这些例子只代表它们自己。——“游戏”、“规则”等词的语法位置是通过例子给定的，就像会议的地点是通过说它将在这棵树旁举行那样来确定的。

75. 意义是某种在我们听到一个词时先于我们思想出现的东西。

“给孩子们表演一个游戏！”

“亚述人会各种游戏”这个句子可能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

76. 用“希望”这个词作例子。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种关于希望的理论，这种理论能解释希望的各种情况。

“命题”、“语言”等词的使用在我们的语言中有一种概念——词的普通用法的模糊性。

77. 逻辑哲学所说的句子和词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句子和词意义相同。（我们并不为下述情况辩护：我们并不比棋

手怀疑棋更怀疑我们的语言。)

78. 声音像一个句子。我们并不把所有“像一个句子的声音”都称为句子。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忽视像句子的声音，那么我们仍然有一个关于句子的普遍概念吗？

在语言的例子中，句子中的词序和现在的情况正相反。

79. 定义：“一个命题就是所有可能是真或假的东西。”——“真”和“假”这两个词是真理—功能的规定标志的项。

“‘ $p$ ’是真的”说出了关于符号“ $p$ ”的某些东西吗？

80. 在格“情况如此这般”中“情况怎样”是对真理—功能的处理。

一个普遍命题形式规定了作为计算的部分的命题。

81. 说各种各样的词的结合毫无意义的规则。

“我如何知道人们不能分割红色？”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我必须开始区别意义和无意义。我无法给它建立基础。

82. “如果词的语法规则想给句子以意义，那么我们必须给词创造语法规则吗？”

一个命题证明了它所描述的事物状态的可能性。“可能的”这里就是“可想像的”；在一个规定的命题体系里的可描述的。

命题“我可以想像这样一种色彩变换”把语言描述和另一种描述形式联系起来；它是一个语法命题。

83. 似乎我们可以说：词—语言允许词的无意义的结合，但是，想像的语言不允许我们想像任何无意义的东西。

“你能想像它可能是其他的样子吗？”——人们可能会说如此这般的事物状态是不可想像的，这多奇怪啊！

84. 在算计中的命题的作用就是它的意义。

只在语言中某物才是一个命题。理解一个命题就是理解—

种语言。

## 七

85. 符号似乎不满意它们的本性。  
一个命题似乎要求现实和它相匹配。“一个命题就像一个衡量现实的规则。”
86. 如果你看到了所希望的表达，那么你就看到了所希望的东西。  
似乎命令所要求的最终的东西必定仍然没有表达出来。——符号似乎试图和我们进行沟通。  
符号只在语法体系中发挥它的作用。
87. 似乎希望和满足希望的事实无论如何相互匹配。空洞的形式和完满的形式。——希望和它的满足无关，就像饥饿和它的满足相关一样。
88. 令人奇怪的事是，我所希望的事情并不完全不同于我的希望的事情——“枪声并不像我希望的那么大。”——“你怎么可以说你在眼前看到的红就是你所想像的红呢？”——人们认为“红色”这个词的意义和“ $a$ 是红的”这个命题的意义可以互换。
89. 一个红色的点看起来完全不同于一个不是红色的点。但是，下面的说法是可笑的：“一个红色的点似乎当它在这里时不同于它不在这里的时候。”或者说：“你怎么知道你正希望一个红色的点呢？”
90. 当一个事件根本就不在这里时，我怎样才能希望它呢？——我可以想像在这片草地上并不存在的一只鹿，但是，我不能杀死不在这里的鹿。——但是，我们所希望的事情不会实现，相反地，它会发生。我们很难摆脱这样的比较：一个人的出现——一件事的出现。